



「閑折兩枝持在手，細看不是人間有」 花中西施——杜鵑

文／屈先澤

淡 淡的三月天，杜鵑花開在山坡上，杜鵑花開在小溪畔，多美麗啊！像村家的小姑娘，像村家的小姑娘。…哥哥！你打勝戰回來，我把杜鵑花插在你的胸前，不再插在自己的頭髮上。」

這是民國30年代，抗日戰爭時期，由中山大學哲學系學生方健鵬(蕪軍)作詞，黃友棣教授譜曲的一首民謠。藉著杜鵑花的開落，唱出大時代青年兒女的柔情與同仇敵愾的情緒。至今仍然傳唱不墜。

文人騷客多所著墨

杜鵑具有「平易親人」的氣質，「艷麗脫俗」的花姿，自古以來，讓文人墨客留下了許多讚美「她」的詩與畫，經常被人引敘的詩句有：「閑折兩枝持在手，細看不是人間有」、「九江三月杜鵑來，一聲催得一枝開」、「朱霞焰焰山枝動，綠野聲聲杜鵑來」、「山榴花似結紅巾，容豔新妍占斷春」…，將杜鵑花的妖嬈，描述得栩栩如生；又如：「何須名苑看春風，一路山花不負儂」、「杜鵑花發杜鵑啼，似血如朱一抹齊」、「風嫋舞腰香不盡，露銷妝臉淚初乾」…，更細膩勾勒出杜鵑花楚楚動人的姿容。

白居易尤其鍾愛杜鵑，在他所作的詩詞中，最著名的一句是：「花中此物似西施」。自此，杜鵑被國人稱為「花中西施」。

杜鵑始生於峨眉

相傳，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披袈托鉢、雲遊四海的禪僧，暮春時節來到四川的峨眉山，決定暫時寄居下來。

一連數日，只見他晨夕誦經，從不拜佛。寺中沙彌甚為納悶。一個小和尚不禁問道：「大師，凡前來朝山者，都要上香供果，不知大師有何獻納？」，禪僧回答：「貧道認為貴寺已經香火旺盛，不缺什麼。若是能在佛龕之上添插幾束鮮花，那就完美了」。正巧此時住持方丈進入，聞言即道：「大師所言極是，不過據老衲所知，峨眉山上全是參天古木，特別此時正值初春三月，積雪未溶，天寒地凍，那有鮮花可以採來供佛啊！」。雲遊禪僧說：「這個好辦，明日早齋之後，大家都到對山採花去吧！」。

殊不知翌日晨更之時，卻不見這位雲遊和尚的蹤

影，僧徒紛紛搖頭作罷。就在此時，正好有兩個小沙彌外出打柴，剛剛跨過堂門，抬頭一看，對面山坡竟然全部盛開著紅的，黃的，紫的山花；二人目瞪口呆，柴也不打了，連忙折返向住持稟報此一「奇蹟」。住持方丈頓時領悟，原來這位來訪高僧的造化已達到「有為無為、有物無物」的境地。方丈乃將此山花稱為「滿山紅」，亦即杜鵑花最早的名稱。從此，民間峨眉山視為杜鵑花的聖地，也就因此傳說：「杜鵑花始生於峨眉山」。

子規啼處血成花

另外還有一個「望帝啼鵑」的故事。據說戰國時期，蜀國君王杜宇，號稱望帝，勤政愛民，教導百姓勤耕五穀，深受子民愛戴。只因蜀國位居長江三峽之間，頻遭水患；幸承一名叫鰲靈之智者，以疏通渠道之法，得以止滯。望帝乃將王位相讓為報，自己則隱居山林，惟時時仍以百姓為念。不久去世，化為子規鳥。每到春季，必日夜啼鳴：「快快播穀，快快播穀」，促醒子民適時耕作，直至聲嘶滴血，血染山花，遂有「子規啼處血成花」之說。

杜鵑花屬杜鵑花科，為多年生常綠灌木。除了名叫滿山紅外，還稱作映山紅、馬櫻花、山石榴或山枇杷。在台灣，自高海拔的合歡山、阿里山至低海拔的奧萬大、大屯山，都有它的蹤跡。每當春回大地，2-5月間，全台各地陸續的都可以見到盛開的杜鵑。台北市特別將它選作為「市花」，陽明山國家公園每一年都會舉辦「杜鵑花節」及「杜鵑花展」，將整個大台北，妝點成一座姹紫嫣紅的杜鵑花都。

為了美化台灣、推廣杜鵑，農委會林務局在95年5月首次舉辦「森林時尚·情繫杜鵑」的活動，並且製作了一套精美的杜鵑花影集，將16種台灣原生杜鵑的花姿與生態，介紹給海內外愛好杜鵑的大眾。林務局強調：杜鵑花不畏風寒的生命力，正好代表我們台灣人刻苦奮鬥的精神；也可以說：杜鵑是台灣形象的代表花卉。

(有關台灣原生杜鵑花的詳細資訊，可以到林務局所設置的「杜鵑花廊道」網站 <http://rhododendron.net-work.com.tw> 瀏覽。)